

高楼“围剿”莫愁湖发“愁”

新华社记者 孙彬 裴立华 徐冰

伴随我国不少地区掀起城市建设热潮,一些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消失在推土机下,还有更多则正在承受着各种威胁,江苏省南京市的莫愁湖在周边高楼的环绕蚕食下状况堪忧。

高楼“围剿”下的湖区

莫愁湖位于南京水西门外桥西,临湖而建的公园相传是一座拥有1500年历史的江南古典名园,为六朝胜迹。“莫愁湖边走,春光满枝头。花儿含羞笑,碧水也温柔……”这是上世纪8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《莫愁之歌》。是对莫愁湖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。可是,现在走在莫愁湖边,人们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:高楼大厦“围剿”湖边风光。而站在周边高楼上向湖里望去,莫愁湖像一个“城市洗脚盆”。

莫愁湖古称石城湖。相传南齐时,有洛阳少女莫愁,因家贫远嫁江东富户卢家,移居南京石城湖畔。莫愁端庄贤惠,乐于助人,后人为纪念她,便将石城湖改名为莫愁湖。后在她的故居郁金堂侧赏荷厅的莲花池内,塑造了一尊两米高的汉白玉像,现已成为南京市标志性景点之一。

记者在现场调查发现,莫愁湖东岸是万科金色家园小区,共有12幢住宅楼,临岸建造,最低18层,最高30层,基本上把莫愁湖的东岸封闭。紧邻这12幢大楼南边的是名湖雅居小区的多幢高楼,同样



湖边高楼林立

临湖而建,把莫愁湖的东南面封闭起来。这两个“豪宅区”离湖岸仅10多米远,小区和莫愁湖之间还有私开的小门,莫愁湖犹如他们的“私家花园”。

据记者调查,在万科12幢高层楼的东边还有新城逸境、君园等秦淮河沿线的高层楼盘。在莫愁湖的北面是四五层的民宅。莫愁湖西南边的马路对面,高层建筑同样一幢接着一幢。

在南京市还有一些城市湖泊面临类似被高楼大厦和豪宅包围的遭遇。经记者调查,南京百家湖西岸的百家湖花园、文化名园等小区临湖而建,将环湖路截断,环湖路由一个圆圈变成一个半圆,另一半成为别墅区和停车场,尽管市民怨声载道,但有关部门却置若罔闻。

城建规划的失误

近些年,开发商为了建高档



有些高楼仍在建设中

着莫愁湖的高层建筑已远远超过30米。

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,稀缺的公园资源,造就了临近公园的开发项目有巨大升值潜力,开发商由此赚取相当利润,规划的短视造就这一城建败笔,而利益短视让莫愁湖成了“城市洗脚盆”。

为历史名胜留下生存空间

近年来,房地产掠夺式开发湖泊资源,近湖高楼林立,“湖景房”成为小区楼盘一个“卖点”,同时此类景观房往往都有巨大的增值空间,出售价格也相比其他地区的楼盘价格高出很多。一个个城市内湖被湖景楼盘“围剿”。

目前在南京市,玄武湖、莫愁湖、月牙湖、百家湖等湖边修建了休闲娱乐场所,生活和营业性的污染物不可避免地排入湖中,建设中大量泥沙随着雨水进入湖中,导致淤积抬高湖床,水容量下

降。脆弱的生态减低了湖水自净能力,而排放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了湖泊水质。

南京市旅游园林局负责人表示,现在旅游景点做到哪里,开发商跟到哪里。为了应对这一现状,南京将起草旅游景区保护条例,把那些打着旅游旗号搞房地产开发的项目,明确列为不受欢迎项目。

江苏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说,现在破坏名胜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急于发展,但是各种能力有限,单纯追求速度的思想常常导致一些粗糙建筑的落成。类似莫愁湖这样没有尽量保护原生态的建设,建造的越多,破坏越大。

宋林飞认为,历史文化遗产应以保护为先,发展房地产不能破坏景观。建筑要和自然风光协调,人造建筑物也要有艺术。无论城市如何发展,都要为历史名胜留下“生存空间”。



美国纽约爱哈顿不少摩天大楼的顶层开设屋顶酒吧。这些酒吧地势高、空气好,城市景观美,并可俯瞰纽约,成为市民夏日常用娱乐的好场所。图为游客正在美国纽约爱哈顿的一家屋顶酒吧聊天喝酒。(新华社发)

哈尔滨中央大街举办“阳台音乐会”

本报讯 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游人如织,伴着斑斓灯光,醉人的天籁从半空流金溅玉般洒下,那是老街独有“阳台音乐会”的进行时。

举办阳台音乐会的马迭尔宾馆1906年由一名法国籍犹太人投资兴建,属典型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,有东方的“凡尔赛宫”之称,埃德加·斯诺、宋庆龄、郭沫若、徐悲鸿、刘白羽、丁玲、茅盾等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此下榻。

哈尔滨素有“东方小巴黎”之称,音乐是它赢得这个美誉的原因之一。百年老街著名的马迭尔宾馆充满“新艺术”风格,二楼(仅容三四人)的阳台上,菲律宾乐手和歌手、俄罗斯萨克斯手正演绎独特的音乐,女歌手随着乐

手伴奏用英文婉转低回地动情哼唱。一曲作罢,歌手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下面的观众打招呼,街上仰头观看的行人掌声一片。行人在阳台上驻足欣赏,来自上海的游客范先生兴奋地说:“早知道中央大街以欧式建筑闻名,也知道哈尔滨是音乐名城,但没想到这两种元素在这里结合得如此完美。”

据悉,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是“中国历史文化名街”,街道两侧汇集了文艺复兴、巴洛克、折中主义及新艺术运动等风格的建筑艺术精华,被称作中央大街建筑艺术博物馆。同样,中央大街也是一条充满各种音乐艺术活动的音乐街,实现了音乐与建筑的交融。(江继兰)

老街故事



临街门洞

冢头镇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县城东北13公里处,素有“中州小上海”之称。但不同的是,即便在冢头最热闹的大街上,除了有极个别的新楼房穿插其间外,临街的门面房多是飞檐斗拱、青砖黛瓦的古建筑。老街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的住宅。一些古建筑带有明显的南方风格痕迹,推测是南方商人在此居住时所建。在东大街口,竖立石碑一块,记载清代重修该街的记录。另外,镇中蓝河上连接镇东镇西的那座建于明朝的七孔红石桥、东大街上的古老轱辘井、“大跃进”时期的砖拱房等都在提示人们: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

因冢得名,因冢而兴,西汉薄太后和替刘邦死的纪信在这里都有传说

冢头镇始建于汉代初年,既然因冢得名,它的故事也得从薄姬冢和纪信冢开始。据《郏县志》载:“汉薄后,郑人。”薄姬是当地美女,秦末被自立为魏王的魏豹

因冢得名因冢而兴的古镇老街

丁敏帅

纳为妾。楚汉战争之初,魏王豹被韩信、曹参所败,她也成了俘虏,被送入织室织布。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并为其生下他的长子刘恒。薄姬为人宽厚谦和,这正是她没有遭到吕后暗算的一个原因,文帝刘恒继承了母亲的性格。薄姬死后,文帝遵照母命将灵柩在蓝河之滨埋葬,并建造着墓园,派军队驻守保护,朝中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年年都来封香谒拜。为供养需求,在冢的南边兴起了集市,居民也随之渐增。明代,冢头已发展成为千余户人家的集镇,明清时期商贸的发展使街区达到最大规模。

纪信冢位于冢头镇纪北村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纪信是冢头人,出身贫寒,性格耿直。公元前204年夏4月,项羽派兵围攻荥阳城一个多月,城内粮缺,朝不保夕,将士也筋疲力尽,刘邦十分着急。将军纪信便对汉王说:“事急矣,臣请诳楚,王可以间出。”在得到刘邦同意后,由陈平写了降书,派人送交项羽,说汉王今夜便出东门投降。到了半夜,城内两三千妇女从东门鱼贯而出,络绎不绝,楚兵都拥至东门看热闹。刘邦便乘机在张良、夏侯婴等数十骑的保护下从西门逃出,逃往成皋。待东门几千妇女走完,天已经亮了。这时装扮成汉王模样的纪信,端坐在一乘龙车上,前呼后拥,楚兵以为是汉王出降,欢喜若狂,高呼万岁。项羽出营审视,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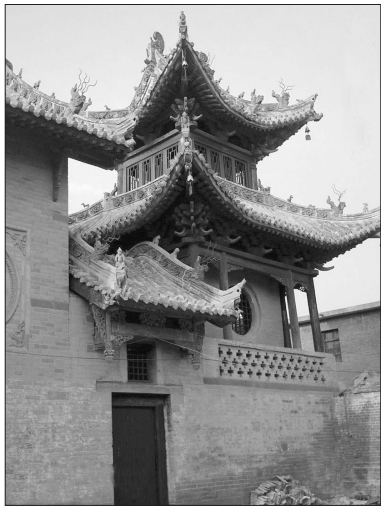
车上端坐者不是刘邦,便问:“你何人,敢冒充汉王?”纪信答道:“我乃汉将军纪信。”项羽又问:“汉王在哪里?”纪信说:“早已离开荥阳了!”项羽气极,下令将士齐集火炬,烧毁龙车。纪信所坐的龙车和全身被烈火烧着时,大骂项羽弑义帝,杀忠臣,绝无好下场,必被汉王所擒。纪信死后被埋葬在荥阳城西孝义堡。之后又得以归葬故里,被埋葬在郏县冢头镇纪北村。

明清之际,冢头成为当时方圆几百里的商贸中心,商贸以妆粉、皮货、钱铺为主,兴盛时期商铺达到500多家

时过境迁,两座汉代坟冢已归沉寂,因祭扫与市集而发展兴起的冢头镇却越来越热闹。明清之际,冢头成为当时方圆几百里的商贸中心,商贸以妆粉、皮货、钱铺为主,兴盛时期商铺达到500多家。随着商业兴隆,冢头镇的风味小吃也声名远播。羊肉烩馍一直在冢头久负盛名,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还有炒羊肉、熬馍、老汤烧鸡、糊汤面条等大部分集中在七孔石桥西,每天从郑州、许昌、平顶山等地来的车辆不计其数,都是专门来品尝冢头的风味小吃。而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饸饹面,是始传自西汉之时的官中名吃,在归葬薄姬娘娘时传入冢头,至今已有2100年历史。



街区人家



郏县川陕会馆



古镇里的石碑

休闲场所,冢头的老街上,每隔几户就会有一家茶馆,有的茶馆很简陋,空空荡荡没有装修的房屋里,放上几张矮桌、几把矮凳,再在桌上放上几只茶碗或搪瓷缸子就成。来人坐在桌旁的矮凳上,店家续上茶水,就成了生意。来人或喝茶聊天,或喝茶打牌,一坐就是一天。冢头的茶馆兴盛于明清时期。许昌至洛阳、禹州至南阳的两条官道在此交会,各方商贾来往不绝。

现在冢头的茶馆,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,条件参差不齐。不少仍是小瓦屋、原木桌、粗瓷碗。不论茶馆的条件如何,人气都很旺,连远在10多里外的禹州人也都跑来喝茶聊天。夏收、夏种的大忙时日,冢头的各家茶馆里依旧座无虚席。“不来喝茶心里惶惶,不见牌友手里痒痒。老辈人就是这了。”茶客们一般吃过早饭就骑着自行车来了,先赶完集,然后就直接进来茶馆。冢头的茶馆用的茶叶不甚讲

和公共秩序的框架。

中国入世以后,有关部门曾希望代表团馆舍能够建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,而日内瓦湖边的土地,几乎是最紧俏的黄金地段之一。有关部门费尽周折,总算在日内瓦湖畔买到一块不大的地。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这片地?有人主张,能不能建一栋20层高的办公楼,既气派,又能增加使用面积。设计师为此到管理部门了解情况,得到的答复是:“那很简单,如果你那样做了,我们将不仅把房子拆了,还将永远取消你在瑞士买房盖房的资格,永远取消施工单位在瑞士施工的资格。”

在美国,任何私有产权也必须要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,个人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。比如在有些地方,你买了房子,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,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,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,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,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。这些规矩,属于地方自治法规,由镇政府,甚至是街道社区的业主委员会民主通过,并拥有实施的权利。

各国对公共资源秩序的理解,都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共识上:一旦离开公共资源如公路、水电、治安、邻居与其他社区服务,个人私产就没有价值。反过

来也一样,公共资源需要无数个人的共同呵护,因为人欲不止,公共资源如果不被高呼,就可能被治理,侵占甚至独霸公共资源的情形将难以绝迹。

我们可以用猜测来保持清醒:未来的普通市民在城市之中,除了土地使用期限明确的个人住宅之外还能拥有什么?再说,如今高楼日日矗立不止,假如有一天头上的天空也成了稀缺性资源,难道我们也要再花高价去买吗?

公共规则缺失,城市景观沦为私苑

余枚